

## 吹萬廣真對《華嚴經》的禪學解讀

蘇州大學宗教研究所 教授  
韓煥忠

### 摘 要

吹萬廣真站在禪宗立場上，運用禪宗的思維方式，對《華嚴經》展開了提綱挈領式的禪學解讀。他認為，《華嚴經》就是對毗盧遮那法身，即釋迦妙性的集中展現。吹萬廣真從《世主妙嚴品》的品名中體會到，使世界成就其奇妙莊嚴的關鍵，就是眾生「本無無住」的當下之心。吹萬廣真對《普賢三昧品》、《世界成就品》、《華藏世界品》三品經文的解讀，意在闡明毗盧遮那如來的無量妙德就在因地菩薩的心行之中，蓮華藏世界海的無量莊嚴就在現實生活的世界之中，因此具有強烈的直指當下此心的禪學意味。吹萬廣真引用《易傳》之說對「觀察十方」加以解釋，無形中將《華嚴經》置入了《周易》等儒家經典的思想話語體系之中，具有將《華嚴經》的義理境界歸結於眾生當下一念的強烈思想傾向。《如來名號品》、《四聖諦品》、《光明覺品》、《菩薩問明品》、《淨行品》、《賢首品》六品經文屬於十信位，意在勸導眾生對佛果境界產生堅定的信心，從而展開真實的修行。吹萬廣真通過對這六品經文的禪學解讀，將高遠的佛果納入眾生心中，將神奇的修行置入平時的修持，從而極大地提升了《華嚴經》的實踐品格。《華嚴經》中有關世尊不離菩提樹下而上升須彌的描述事涉神奇，亦非普通信眾所能理解。吹萬廣真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為依據，從法身遍在的角度上對此展開解釋，這也是他運用直指本心顯示佛性的禪學解讀方法的一貫體現。吹萬廣真對《華嚴經》修行次位的解讀，也是直指本心。他非常重視信心，認為真實無妄的佛教信心是眾生於「無量千萬億佛所種諸善根」的結果，其具體內容，就是「直信自心分別之性乃根本不動智佛也」，只要具足了這種信心，那麼就意味著在發心修行之初已與諸佛如來無所差別，雖然從修行次位上有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與十一地的不同，但無不是自心所具「根本不動智佛」，即真實信心在一時、一念、一法、一行上的顯現。廣真對「心無所著」的強調和重視，實際上具有將「無住為本」的禪宗精神貫注在《華嚴經》十行之中的意味，菩薩修行回向法門的關鍵就是無所執著。廣真將《十地品》的經文看成了諸大菩薩一時頓悟實際理諦或佛性的證明。吹萬廣真首先對十一地各品經文的生起緣由進行了詮釋。他認為，《華嚴經》是對佛果境界的全面展現，其中智行二法始終是全經的

眼目所在。《離世間品》以普慧菩薩雲興二百問、普賢菩薩瓶泄兩千酬為主要內容，若有受持之者，其人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在廣真看來，客觀世界雖無不同，但主觀境界卻是自有高下，或喜或憂，關鍵就在內心迷悟的境界差異。吹萬廣真將善財童子的五十三參看成了歷境觀心、悟明自性的過程，經過吹萬廣真的禪學解讀，消除了五十三參的神異色彩，從而具備了修行實踐的可能性。普賢廣大行願正是眾生煩惱無量無邊的體現，因此切實修行普賢廣大行願的依據和方法就在眾生自心。或者說，眾生只要能識自本心，見自本性，悟明心地，便是對普賢行願的忠實踐履。我們還可以從經文的科判上，以及對《周易》的經常引用上，明顯體會到廣真對《華嚴經》的理解受到了李通玄華嚴思想的深刻影響。吹萬廣真將禪宗的「教外別傳」的「明心見性」之論，作為一種宗旨和詮釋方法貫徹到對《華嚴經》每一品經文的理解和體會之中，形成了對《華嚴經》的禪學解讀，從而極大地增強了《華嚴經》各品經文在心性修養方面的實踐性品格。

**關鍵詞：**吹萬廣真、《華嚴經》、禪學解讀

在《一貫別傳》的最後部分，吹萬廣真站在禪宗立場上，運用禪宗的思維方式，對《華嚴經》展開了提綱挈領式的禪學解讀，為人們理解這部中國佛教的重要經典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據至善所撰《吹萬禪師行狀》云，吹萬廣真(1582-1639)，俗家為宜賓李氏，少好參禪，十五歲時曾登少峨峰參浩山老禪師，問以了脫生死之方，返裡後刻苦鑽研《大慧宗杲語錄》、《正法眼藏》等禪宗著作，時時參究「生從何處來死向何處去」的話頭，並受到遊方禪僧及本郡月明老和尚啟發，為祖母服喪兩年之後，見兩位胞弟已長大成人，遂於萬曆四十一年(1613)癸丑七月初一日，禮本郡月明老和尚出家並受具足戒，月明老和尚教其參究「不用音聲與色身，將何喚作本來人」。廣真拂袖而出，獨自於佛子山結茅苦參，三年後下山諮稟，月明老和尚拉起廣真之手，還掩廣真之口。廣真於是乎豁然大悟道：「縱是奇特，終亦尋常。」月明老和尚付之以臨濟正宗，記其為大慧宗杲下十四世裔孫。本郡翠屏寺請其為知藏師，廣真隨宜說法，授徒四人。他返回故里，為母說法之後，雲遊於吳越閩粵等地，於萬曆四十六年(1618)戊午春，曾說法於瀟湘湖東禪院，未幾溯江而上，住持蜀渝忠州（今屬重慶市忠縣）聚雲寺，道望雅著，法席甚盛，於崇禎十二年(1639)己卯秋七月三十日入滅，世壽五十八歲，僧臘三十。廣真著作等身，有《一貫別傳》5卷、《文字禪那》5卷、《楞嚴夢釋》20卷、《正錄》20卷等。<sup>1</sup>

吹萬廣真對《華嚴經》的禪學解讀，就是將「明自本心，見自本性」作為最主要的解讀原則，貫徹到對《華嚴經》的全部詮釋之中。

## 一、總說

至善所撰《吹萬禪師行狀》還透露出，吹萬廣真對《華嚴經》非常感興趣，特別是讀到毗目仙人執善財手，一須臾間，歷過佛剎微塵數世界時，他對事事無礙法界之義獲得了真切的體驗，由此得以深入禪宗五宗的堂奧，透悟了歷代祖師的公案。因此，他對《華嚴經》的禪學解讀便具有了暢敘自己內心體悟的意味。

在吹萬廣真看來，一部《華嚴經》，就是對毗盧遮那法身，即釋迦妙性的集中展現。廣真指出，此毗盧法身，釋迦妙性，就圓滿地具足於每一位眾生的自心之中。由於眾生煩惱無邊，心念無際，分別無窮，妄想無盡，故而才有了諸佛法界無邊，現相菩薩無際，文殊妙觀察無窮，普賢應化法門無盡，其中善財、普賢、文殊等，都不過是表法的符號而已，「《入法界品》之善財，乃自性之覺體，文殊、普賢及五十餘員善知識，乃性中所得之心法，斯則全因是果，全體是用也。

<sup>1</sup> 參見至善：《吹萬禪師行狀》，《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29冊，第554-555頁。

《世主妙嚴》至《離世間》，品中之毗盧遮那，乃如來藏身之覺體，文殊、普賢及信、住、行、向、地之諸菩薩，乃華藏世界之本根，斯則全果是因，全用是體也。故知心性覺圓，則藏身與法界全彰；智行具足，則文殊與普賢共命，所謂『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也。」<sup>2</sup>學者們瞭解到善財、文殊、普賢等諸菩薩及五十三員善知識等為自心圓滿具足的覺悟之因，就是「明自本心」；學者瞭解到毗盧遮那為自性圓滿具足的覺悟之果，就是「見自本性」。不過令人感到遺憾的是，眾生對自心本性往往習焉不察，熟視無睹，時常處於「日用而不知」的狀態，因此雖然本自具足如來智慧德相，但仍然不免流浪於生死的苦海之中。

很顯然，吹萬廣真將《華嚴經》視為自心本性的展現，雖然也立足於對《華嚴經》本文的理解，但其所領悟到的，主要還是《華嚴經》的「言外之意」，因此其「教外別傳」的色彩至為突出，可以說是非常典型的禪學解讀。

## 二、《世主妙嚴品》

《世主妙嚴品》是唐譯八十卷《華嚴經》的第一品，以長達五卷的篇幅展現了廣大無邊的蓮華藏世界海中，處處有國王供養如來說法的奇妙景象。

吹萬廣真從品名中體會到，使世界成就其奇妙莊嚴的關鍵，就是眾生「本無無住」的當下之心。廣真以「有而不有，無而不無」的「體」為「主」，認為「不有而有，不無而無」的「用」依從於此「體」或「主」，佛是眾生之主，眾生是世界之主，世界是太空之主，佛、眾生、世界、太空四者依次迭為體用。遵照「用因體立，體以用現」的法則，作為「體」的「世界」就存在或顯現於作為「用」的「太空」之中。同樣道理，作為「體」的「諸佛」也不能脫離作為「用」的「眾生」。廣真更進一步將太空、世界、諸佛、眾生統統視為「用」，追問其「共有所主之者」，即共同的「體」。在廣真看來，此「體」作用極為奇妙：「一聲落地，威音之那畔已來；一息成氤，華藏之前境俱布。所以天得之而上，地得之而下，四維得之而為經緯表裡，二儀得之而為升降迴圈，萬物得之而為生為殺，鬼神得之而為吉為凶，在佛得之而為天中之天、聖中之聖矣。」<sup>3</sup>世界因此「體」變得如此奇妙莊嚴，故稱「世主妙嚴」，「蓋此世界中，天龍八部等，類類皆得此妙而解脫，皆得此妙而蓋嚴。顯大威德，示大神變者，此也；入聖降凡，弘音廣贊者，亦此也。由世而現，即世間之主也；住世而尊，即世間之尊也。妙嚴之稱，

<sup>2</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79頁中-下。

<sup>3</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79頁下。

豈徒然哉！」<sup>4</sup>最後，廣真引用《維摩詰經》對「善不善孰為本」的系列追問，得出了「共有所主之者」就是「無住則無本」，即「無住本」的結論。

我們知道，禪宗六祖慧能大師是偶然間聽聞《金剛經》中的一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而開悟的。在中國佛教特別是極其重視心性的禪宗語境裡，「無住本」實際上已經成為眾生當下之心的代名詞。如此以來，吹萬廣真就從《世主妙嚴品》的經文中領悟到了佛祖「教外別傳」的旨趣。

### 三、《普賢三昧》《世界成就》《華藏世界》

《普賢三昧品》、《世界成就品》、《華藏世界品》分別是唐譯八十卷《華嚴經》的第三、四、五品。《普賢三昧品》講普賢菩薩入出佛三昧，諸佛菩薩同聲讚頌。《世界成就品》講普賢以佛神力，為道場海眾諸菩薩說世界海等事，分別顯示十方剎土形相及成因。《華藏世界品》講普賢演說毗盧遮那往昔修行所嚴淨的華藏世界海無量妙寶莊嚴功德，乃至世界海中一切世界莊嚴及佛號等。這三品經文深刻揭示了諸佛世界皆以深宏願力和艱卓修行而得以成就的奧秘。

如果將這三品經文連接起來，那麼就產生了兩個問題：一者，普賢菩薩作為尚在因地修行的菩薩，如何能知道毗盧遮那如來所證知的果地境界？二者，諸佛世界海與毗盧遮那如來華藏世界海之間是一種什麼關係？對於第一個問題，吹萬廣真以體用一如、因果不二加以解釋。在他看來，毗盧遮那如來為體，普賢菩薩為用，毗盧遮那如來正是從無量劫前通過修普賢行才得以成就佛果的，因此毗盧遮那如來所具有的種種三昧、種種正受、種種光明，普賢菩薩都是應當知道的。經文有云：「承佛神力，入於三昧，此三昧名一切諸佛毗盧遮那如來藏身。」廣真從中獲得了「化母之機，春象之錦，已盡漏泄」的感受，表明他對《華嚴經》因賅果海、果徹因源、因果不二的道理獲得了切身體會，因此才會對普賢菩薩說法「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的氣勢，發出「此非萬行之長子，孰能於斯善簡眾法也」的由衷讚歎。對於第二個問題，廣真則運用佛性與迷悟的辨正關係加以解釋。他說：「眾生眾生者，即非眾生，是名眾生。迷去真如成儻侗，佛法不是鮮魚，那怕爛卻。悟來佛性是顛頂，又隔一重關。這裡會得，何妨華藏與眾生不同！如或未然，依舊天堂與地獄相對。古德云：『身在海中休覓水，日行嶺上莫尋山。鶯啼燕語皆相似，莫問前三與後三。』」<sup>5</sup>很顯然，這是運用禪宗的語言闡詮諸佛世界海與蓮華藏世界海不一不異的道理。

吹萬廣真對這三品經文的解讀，意在闡明毗盧遮那如來的無量妙德就在因地

<sup>4</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79頁下。

<sup>5</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0頁上。

菩薩的心行之中，蓮華藏世界海的無量莊嚴就在現實生活的世界之中，因此具有強烈的直指當下此心的禪學意味。

#### 四、毗盧遮那品

《毗盧遮那品》是唐譯八十卷《華嚴經》的第六品，主要敘說大威光往昔之世修菩薩行時，曾承事供養勝雲如來、波羅蜜善眼莊嚴王如來、最勝功德海如來、名稱普聞蓮華眼幢如來等。由於經文中未能明確將大威光菩薩與毗盧遮那如來的關係，因此李通玄長者《新華嚴經合論》（將唐譯八十卷《華嚴經》與李通玄長者《新華嚴經論》匯合編輯成書）曾懷疑這一品經文未能全部傳入中國。但在吹萬廣真看來，《大方廣佛華嚴經》中的毗盧遮那如來就是勝音世界的威光太子。按照明自本心、見自本性的禪學解讀原則，廣真指出，「毗盧全身是世界，遮那妙性是光明。以妙性映全身，則遍體無不照矣。以光明耀世界，則種種無不徹矣。……前所云遮那者，遍照也。吾人行住坐臥視聽言動，何常不在遍照？只恐才移淨瓶來，又道古佛過去遠。」<sup>6</sup>就是說，人們應從日常生活的一切活動之中，體會到無時不在起作用的佛性。

#### 五、觀察十方

《華嚴經》常說到諸位菩薩「觀察十方」，對於其間深義，吹萬廣真引用《易傳》之說對此加以解釋。他說：「十者，滿數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蓋一、三、五、七、九，天之陽數也，陽以生之。二、四、六、八、十，地之陰數也，陰以成之。故云天數五，地數五。又云二五之精，妙合而凝。」<sup>7</sup>換言之，在廣真看來，「十」意味著陰陽的和合與萬物的化育。他進一步推論，佛教經典所說的根、身、世界、百億須彌、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等，也都是如此生成的。他據此指出，「經之八部天、龍、夜叉、波羅蜜門及信、住、行、向、定、忍，所有諸佛菩薩，皆以十數而表之者，亦此義也。所以一念觀察十方俱遍，性固有之矣。」<sup>8</sup>由於萬物都是天地陰陽和合而成，其本身就是十數的存在形式，因此可以在一念之間對十方展開周到、普遍的觀察，這些都是本性所具有的。廣真此論，無形中將《華嚴經》置入了《周易》等儒家經典的思想話語體系之中，具有將《華嚴經》的義理境界歸結於眾生當下一念的強烈思想傾向。

<sup>6</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0頁中。

<sup>7</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0頁中。

<sup>8</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0頁中。

## 六、《如來名號》《四聖諦》《光明覺》《菩薩問明》《淨行》《賢首》六品

《如來名號品》、《四聖諦品》、《光明覺品》、《菩薩問明品》、《淨行品》、《賢首品》六品分別是唐譯八十卷《華嚴經》的第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品，屬於初會普光明殿的內容，其中前三品講如來正報，後三品說依法起修。

吹萬廣真一一將其置入當下眾生本心自性的禪學語境之中。廣真指出，十方諸佛，名號眾多，亦因眾生而得成就。一般認為，十方諸佛高高在上，與眾生形同天壤，廣真強調諸佛不離眾生，意在引發眾生的自信。廣真認為，種種無明、煩惱、顛倒、妄想就是眾生的苦諦、集諦，「若在這裡拽轉頭來，即如來之道諦、如來之滅諦，所謂貪瞋運菩提正路、癡愛成解脫真源也。」<sup>9</sup>在概括四聖諦的同時，又對如來不離眾生做了進一步的說明。《光明覺品》中，蒙佛光照，文殊復現百億文殊、百億賢首等菩薩、百億不動等智佛。在廣真看來，這是如來為了增強眾生擔荷如來家業的自信心和使命感，故而將自己無量劫來的因地修證盡行披露，眾生應「直信自心分別之性是法界性中根本，不動智等佛、金色等世界云是自心無染之理，文殊是自心善簡擇妙慧，覺首、目首等菩薩是隨信心中理智現前之義。通十者，正顯圓滿無欠之根信也。」<sup>10</sup>換言之，華嚴海會雲集的諸佛菩薩所象徵的真理和智慧，圓滿無缺地具足於眾生當下的信心之中。廣真概括《菩薩問明品》云：「文殊十問，通身是病通身藥；覺首主答，遍界全真遍界塵。」<sup>11</sup>廣真概括《淨行品》云：「智首菩薩一百一十問者，為成十信之行，自呈無染之者也；文殊說其一百四十淨願之門者，欲令眾生便於生死海中，所有見聞覺知，一切諸行，悉皆清淨，得入普賢行願也。」<sup>12</sup>而廣真對《賢首品》的解讀尤其具有直指眾生當下本心的意味，在他看來，所謂「賢首」，就是最初對佛、文殊、普賢的果地之行成就信心的人，「然妙慧出三業之源，智理隨一心之變。無我無文殊，無我無賢首，遮那豈外乎日用哉！無邊剎海之聖眾，十世古今之儀範，總歸遮那本具之事業耳。弟吾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似乎達之矣。若即情達本，即想會心，夫何遠之有！」<sup>13</sup>其言下之意，最高佛果就存在於眾生的情想之中，修行的關鍵就是在日常事為中明心見性，因此他對李長者「能隨緣自在者，即此毗盧遮那也」的說法極為欣賞。

按照華嚴宗的科判，《如來名號品》、《四聖諦品》、《光明覺品》、《菩

<sup>9</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0頁下。

<sup>10</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0頁下。

<sup>11</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0頁下。

<sup>12</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0頁下。

<sup>13</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0頁下。

薩問明品》、《淨行品》、《賢首品》六品經文屬於十信位，意在勸導眾生對佛果境界產生堅定的信心，從而展開真實的修行。吹萬廣真通過對這六品經文的禪學解讀，將高遠的佛果納入眾生心中，將神奇的修行置入平時的修持，從而極大地提升了《華嚴經》的實踐品格。

## 七、有勝三昧名方網等頌

《華嚴經》中的一些描述，跡涉神奇。如其謂菩薩處方網三昧中，「或東入而西出，乃至餘方入而餘方出，或眼根入而色塵出，乃至意根入而法塵出，或童子入而壯年出，乃至天身入而龍身出，或一毛孔入而一切毛孔出，乃至一微臣中人而一切塵中，或佛光明入而於河海出，乃至天宮殿中入，而於空中出。」<sup>14</sup>對於普通信眾而言，這些神奇的描述都是非常難以理解的，最終的結果，便是高推聖境，謂己無分，不免要將《華嚴經》束之高閣了。

吹萬廣真在解讀此類經文時，特別強調領會其言教之外所傳遞的含義。他指出，這個被稱為「方網」的「正定」，乃是「森羅萬象眾生世界」的本體，只不過「吾人日用而不知」罷了，經文所謂的「菩薩入定出定」，並不是要出入這種禪定，只是表明，無論出或者入，實際上都是在這種禪定之中，「所以定之在東而東，在西而西，在方而方，在隅而隅，在天而天，在地而地，」<sup>15</sup>具體到個體身上，就是其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各具功能：意識專注於六根，產生感觸，此即「一可以散於六，一為無量也」；六根獲得感觸，又都統攝於意識，此即「六可以入於一，無量為一也」。意識與六根的關係，可以說是「無入也，無出也，而無不入也，而無不出也」。推而廣之，「我既如是，則人亦如是，根身如是，則世界亦如是，眾生如是，則諸佛亦如是。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本自不可思議，何必思議乎。所謂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也。」<sup>16</sup>換言之，在廣真看來，他所謂落入「森羅萬象眾生世界」的那個「定體」，也就是我們的意識，而所謂修行，就是使其由潛在的「日用而不知」，變而為顯在的自覺。

吹萬廣真所說的意識，實即此心，因此他的這番詮釋，也就是「直指本心」，而他從經文中所理解到的言外之意，自然也是一種「教外別傳」。經過廣真的解讀，《華嚴經》中原來還充滿神秘意味的「方網三昧」也就變成任何人都可以修持的此心的隨緣任運了。

<sup>14</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0頁下。

<sup>15</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1頁上。

<sup>16</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1頁上。



## 八、爾時世尊不離一切菩提樹下而上升須彌

《華嚴經》中有關世尊不離菩提樹下而上升須彌的描述事涉神奇，亦非普通信眾所能理解。吹萬廣真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為依據，從法身遍在的角度上對此展開解釋，這也是他運用直指本心顯示佛性的禪學解讀方法的一貫體現。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吹萬廣真於此引據的不是佛教經論，而是《周易》、《皇極經世》等儒家典籍。《周易》有云：「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皇極經世》有云：「至於人，則得天地之全，寒暑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蓋天地萬物，皆陰陽剛柔之分，人則兼備乎陰陽剛柔，故靈於萬物，而與天地參矣。」又云：「自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萬物；自太極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人而盡太極之道，則能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造化在我矣。」<sup>17</sup>廣真通過對儒家典籍的引據，將遮那如來法身遍在的觀念轉化為人心的靈明遍及萬物的思想。他進一步指出：「吾人一身，渾是一個華藏世界，菩提在此，須彌在此，何升何離！若夫身心蕩然，光明朗徹，帝心之所以遙見也。真空不二，妙有全彰，天性之所以佛來也。有則不立一塵，無則橫遍十方，此妙勝殿也。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此師子之座也。遮那之身故如是乎，信者自取，勿生狐疑始得。」<sup>18</sup>廣真既以自身為華藏世界，那麼《華嚴經》有關不動菩提樹下而升須彌的描述，就如同自心不動而遍知全身一樣，不僅祛除了其上所蒙的神秘色彩，而且具有了心靈修持的實踐品格。

吹萬廣真引據《周易》、《皇極經世》等儒家典籍解讀《華嚴經》，從而使《華嚴經》的義理內涵與儒家的思想觀念實現了水乳交融，也在某種意義上證明瞭禪宗與中國固有思想觀念之間的親緣屬性。

## 九、法慧菩薩說十住法

吹萬廣真對《華嚴經》修行次位的解讀，也是直指本心。他非常重視信心，認為真實無妄的佛教信心是眾生於「無量千萬億佛所種諸善根」的結果，其具體內容，就是「直信自心分別之性乃根本不動智佛也」，只要具足了這種信心，那麼就意味著在發心修行之初已與諸佛如來無所差別，雖然從修行次位上有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與十一地的不同，但無不是自心所具「根本不動智佛」，即真實信心在一時、一念、一法、一行上的顯現。因此，在他看來，「十住位中雲

<sup>17</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1頁上。

<sup>18</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1頁上-中。

集之菩薩，則同一慧也。所來之世界，則同一華也，所事之如來，則同一月也。」他以「住」為「不變」義，即自心本性「不變隨緣，隨緣不變，因事得名，以理成位」，而發心、治地、修行、生貴、具足方便、正心、不退、童真、法王子、灌頂等則為「法中之事」的「名位」，自心本性歷此十位而不變，故稱「十住」。<sup>19</sup>很顯然，廣真在這裡對《華嚴經》主張的「發心究竟二不別」，做出了「即心即佛」的禪學詮釋。

## 十、《十行品》

《十行品》是唐譯八十卷《華嚴經》的第二十一品經文，主要講述菩薩所修習的十種利他之行。在吹萬廣真看來，《華嚴經》所宣導的「十行」是「於身無所取，於法無所修，於生無所度，於佛無所證」的「無功用之行」，此與孔子所說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都是「法性固有之理」的體現。他指出，人與己具有一致性，因此無己、無人就是對己對人的最好的成就，「菩薩於此歡喜饒益，則外無違逆，內無屈撓，彼此心無癡亂矣。夫如是，則能現行於一切法中而無所著，故號難得之行也。此難得之行，即至善之法也，真實之行也」<sup>20</sup>廣真此處對「心無所著」的強調和重視，實際上具有將「無住為本」的禪宗精神貫注在《華嚴經》十行之中的意味。

## 十一、《十回向品》

《十回向品》是唐譯八十卷《華嚴經》的第二十五品經文，主要講述菩薩以大悲心救護一切眾生的法門。在吹萬廣真看來，菩薩修行回向法門的關鍵就是無所執著。元代高僧萬松行秀曾經說：「巍堂磊落，皆大丈夫相，干戈林裡拱身直過，荊棘叢中擺手便行，腳跟下無五色線，舌頭上無十字關，鼻端無泥痕，眼中無金屬，豈不是安樂快活底漢！」<sup>21</sup>廣真特為拈出，認為如果能切實體會古德的這幾句話，就可以下湯鍋入火海救護眾生了。其言下之意謂，既不畏懼干戈林、荊棘叢這樣的逆境，也不搞五色線、十字關之類的神秘把戲，既不擺出深入眾生之中的花架子，也不裝出真理在握的面孔，時時以自家的真面目為人處世，就是對眾生的真正救護。因此他說：「眾生無苦惱，則道諦不生矣；菩薩絕有情，則悲智不發矣。所以全俗是真，白雲影裡怪石露；全真是俗，綠水光中枯木青。金剛幢由是而持也，亦由是而回真入俗利生也。」<sup>22</sup>也就是說，廣真理解的回向或者對眾生的救護實際上就是真俗不二或者理事圓融的體現。正是由於菩薩在救護眾生

<sup>19</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1頁中。

<sup>20</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1頁中。

<sup>21</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1頁中-中。

<sup>22</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1頁中。

之時無所執著，「故能圓融真俗，起興大願，以成悲智而不偏於靜亂矣。」<sup>23</sup>菩薩必須救護眾生，始能成就利他覺他之功德，而廣真特別強調菩薩回向必須具備無所執著的特徵，進一步強化了禪宗無住為本的原則在一切修行中的指導意義。

## 十二、《十地品》

《十地品》是唐譯八十卷《華嚴經》的第二十六品經文，主要講述十地菩薩的修業。吹萬廣真認為此品經文是頓說實際理諦。如其謂「實際理諦」云：「地者，實際理諦也。世界未形，而此理已具；根身未相，而此性先端。世出世法，無不在此心地中流出也。」<sup>24</sup>在廣真看來，十地就是具足佛性的眾生心地，故而必須在各位大菩薩顯示出真切的信心之後，並且獲得毗盧遮那世尊放光印可之後，才能對之進行解說和詮釋。其謂此品經文為頓教云，「蓋心法至此而極等，功業至此而會融，所以三十七品助道之法，一時現前矣。然此地非權乘之地有漸次，乃如來一乘之地無漸次也。一可以散為十，而十可以攝於一者也。」<sup>25</sup>廣真在這裡將《十地品》的經文看成了諸大菩薩一時頓悟實際理諦或佛性的證明。

## 十三、十一地《十定品》至《如來出現》

十一地即等覺地，菩薩修行，歷經十地而至於此地，智行與佛齊等，故稱等覺。吹萬廣真認為，唐譯八十卷《華嚴經》從第二十七品《十定品》至三十七品《如來出現品》，共十一品經文，是對十一地法門的開示和宣說。

吹萬廣真首先對各品經文的生起緣由進行了詮釋。他認為，《華嚴經》是對佛果境界的全面展現，其中智行二法始終是全經的眼目所在。「若有普賢無文殊，則功行盡成有漏。若有文殊無普賢，則寂定皆屬二乘。故智行相融於覺體，乃名為佛也。」<sup>26</sup>具體講，賢首說十信，是對文殊之智的發揮；法慧說十住，是對普賢之行的顯現；功德林說十行，是智行合一的結果；金剛幢說十回向，是菩薩智行合一在利生中的體現；而金剛藏說十地之法，則是菩薩智行合一修行圓滿的證明。前此諸品，皆是諸大菩薩承佛神力而說妙法，至十一地，佛自說十定之名，而由普賢說十定之用。廣真認為，這種分工一方面是由根本智的體用有別造成的，「蓋以佛自說顯根本智之體也，普賢說者顯差別智之用也」<sup>27</sup>另一方面，「自《世主妙

<sup>23</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1頁中。

<sup>24</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1頁下。

<sup>25</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1頁下。

<sup>26</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2頁上。

<sup>27</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2頁上-中。

嚴品》至十地如來，但只放光，未曾出語，此表初發心人，從實信起，漸進五位修持，只得如來之法光，未得見自本性，面禮真如佛也。至於等覺位，則我之自性與如來之性相接，故於此品，聊露一線也。」<sup>28</sup>也是菩薩修行成就的肯定。菩薩因修禪定獲得神通，是以《十定品》之後，即有《神通品》。既得神通，便能忍受世間煩惱，故於《神通品》後，次以《十忍品》。忍者，即如如不動之意，意謂能堅持長劫修行。《阿僧祇品》由心王菩薩發問而如來親說，《壽量品》、《菩薩住處品》又令心王菩薩說，「總謂初發心時，不知心由性生，一向背性緣法，到這裡本無一法可得，攝心歸性，則性為妙明，心為妙慧，全心是性，全性是心，依前只是舊時人也。」<sup>29</sup>心之妙慧，周遍無窮，由此顯佛法之不思議，故次以《佛不思議法品》。至此已屬佛的妙覺境界，因此普賢復說《如來十身相海品》，如來自說《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普賢又說《普賢行品》。在廣真看來，這三品經文旨在明示如來十身由行智合一而得以成就，因此接下來的《如來出現品》，就以文殊與普賢的問答為主要內容，意在展現如來始終具有廣大的行願和智慧。這無異於宣稱，所謂如來境界，就是智行合一最為圓滿成就所達到的一種狀態。

吹萬廣真接著從禪學的立場上敘說了他對如上諸品的看法。他引趙州之言說：「有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卻作一莖草用。建立在我，掃蕩亦在我。我說法即諸佛說法，諸佛說法即我說法。說即有若干，不說即無若干。我為法王，於法自在。」<sup>30</sup>意在引導人們自信其心，自尊自性，不為經典言教所縛，而能為我所用。對此他又做了進一步的闡明：「縱你遮那有無量之功德，文殊有無邊之妙慧，普賢有廣大之行願，不免雲門、南泉、文喜三箇老漢，打的打，趕的趕，拂的拂，一時擯出。何以故？只謂這裡容你閑佛閑菩薩不得。咦，要得種種光明遍照，除是有殺佛殺祖的手段，便有擔荷分。」<sup>31</sup>其殺活自在，縱橫自如，較之趙州禪師，可謂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 十四、《離世間品》

《離世間品》是唐譯八十卷《華嚴經》第三十八品經文，以普慧菩薩雲興二百問、普賢菩薩瓶泄兩千酬為主要內容，若有受持之者，其人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吹萬廣真引《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意謂一念若悟，世法即是佛法。但眾生不悟，執著佛法誤做世法，是以古德感慨：「盡大地是塵勞門，把手拽不出。」他們對於世間諸法具有終極的解脫意義更是無法理解，

<sup>28</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2頁中。

<sup>29</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2頁中。

<sup>30</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2頁下。

<sup>31</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2頁下。

因而古德再次感慨：「盡大地是塵勞門，把手拽不入。」很顯然，如果眾生明白了塵勞即是解脫的意義，那麼也就不必麻煩古德這麼辛苦的拽出拽入了。廣真指出：「要知離於世間者，正如春雨及時，農者披簑頂笠，謳歌以耨之；行者滑石濫泥，顛沛以蹈之。冬雪嚴寒，乘興者泛舟鼓柁，優遊以適之；凍餒者含霜忍冽，慘切以當之。是皆同一界也，一時也，而其境各有所不同也。離世間不離世間，當於此一決。」<sup>32</sup>也就是說，在廣真看來，客觀世界雖無不同，但主觀境界卻是自有高下，或喜或憂，關鍵就在內心迷悟的境界差異。

## 十五、《入法界品》

《入法界品》是唐譯八十卷《華嚴經》的第三十九品，主要講述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故事，也是貞元譯四十卷《華嚴經》的基本內容。吹萬廣真將善財童子的五十三參看成了歷境觀心、悟明白性的過程。

首先，在吹萬廣真看來，善財童子、佛菩薩及諸善知識均為心性的象徵。他指出：「善財乃一念性起之心，此心才動，故號童子。文殊者，大智也，智有三，謂世間智、出世間智、出世間上上智。品中之釋迦牟尼者，乃毗盧遮那之化身，本覺明妙也。華藏之毗盧遮那者，乃釋迦牟尼之法身，性覺妙明也。遮那而釋迦者，無極而太極也。夫如是，則知舍那之全身為釋迦之法界，釋迦之全身為文殊之法界，文殊之全身又為善財童子之法界也。」<sup>33</sup>這裡講善財童子視為依據法界本性而生起的最初一念之心，將文殊視為此一念初心追求的世間及出世間的智慧，將釋迦牟尼視為智慧圓滿的人格化體現，而將毗盧遮那視為初心追求的終極目標。在這品經文中，現身祇園的佛不再是毗盧遮那，而是釋迦摩尼，廣真認為這是「依空而現有」。文殊菩薩辭別釋迦牟尼，來到人間，廣真認為這是「從定而發慧」。善財童子來禮文殊，由此發軔五十三參，廣真認為這意味著「最初淨信之智」。至於善財所要參訪的五十三位善知識，「乃普賢之行門。隱而修之，為善財之心法。顯而證之，為五位之法位。俱在南方，何也？易以離居南，離中虛又為心故。必虛其心而參之，得成心法也。」<sup>34</sup>經過此一番解讀，廣真將《入法界品》的經文置入了明心見性的禪學語境之中。

其次，在吹萬廣真看來，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就是一個悟明白心的升進過程。他指出，「心法五位，總不離眾生根本煩惱相應心所。故執心虛明，純是智慧，名幹慧地者，即始參之文殊也。」<sup>35</sup>五位佛法，指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

<sup>32</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2頁下。

<sup>33</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2頁下-183頁上。

<sup>34</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3頁上。

<sup>35</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3頁上。

地的法門，代表著全部的佛法，都是因眾生具有貪瞋癡等根本煩惱，其心雖有執著，但卻有謙虛好學的智慧，由於此時對佛法尚無證悟，故而稱之為「幹慧地」。這就是說，善財童子初參文殊之時，也是具足各種煩惱的，只是一念向善之心的指引之下，才有了後來五十三參的壯舉。而善財童子每參一位善知識，其境界即提升一次。如善財童子參訪勝熱婆羅門，在刀山火聚中獲得清涼，這是「入其煩惱，轉其逆境，而證菩提，乃安住無為，得無遺失之戒心住」的體現。善財童子參訪自在主童子，從其所修書數算印等技能中，「即得悟入一切工巧神通智慧門，可見詩書六藝亦有成佛之種子，此中心中發明如淨琉璃之治地住也。」<sup>36</sup>善財童子參訪婆施羅船師，意味著只有在入生死海中才能獲得佛法海中的寶物。經過五十三參，善財童子於彌勒的指點下，再次參訪文殊。廣真認為，此時善財童子的修行已經達到等覺之位，獲得了金剛心中初幹慧地。廣真引古德（青原惟信）禪語解釋善財童子的這一參訪過程：「我當初未曾出家時，但見山是山，水是水。出家後遍參知識，有個趣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到於今，休息之際，山還是山，水還是水也。」<sup>37</sup>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善財童子帶著他在參訪過程中所獲得的豐富內容重新回到了出發點。

最後，在吹萬廣真看來，佛教修行的終極目標，就是在日常的舉動云為中體現出佛法的精神來。善財童子於彌勒的指導再參文殊，文殊指導善財童子修普賢行。廣真認為，這是文殊引導善財童子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登上妙覺果海，成就最高佛果。廣真理解的普賢行，就是「修行人念念是道，息息是真，舉動則萬境皆如，放下則全真獨露。永嘉云：『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縱遇風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閑閑。』能如是，則無賢不普，無普不賢也。玄沙云：『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雙眼，盡十方世界在沙門眼裡。』諸人若透得沙門眼，便可入得普賢身，知得毛孔事。」<sup>38</sup>所謂普賢行，就是將佛教的精神和宗旨貫徹到時時、處處、事事之中。

在《入法界品》中，善財童子五十三參所修的法門往往事涉神奇，很難成為實際修行的指南，經過吹萬廣真的禪學解讀，消除了其上的神異色彩，從而具備了修行實踐的可能性。

## 十六、《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宋元以降，有人將貞元譯四十卷《華嚴經》的最後一卷附錄於唐譯八十卷《華

<sup>36</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3頁上。

<sup>37</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3頁中。

<sup>38</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3頁中-下。

嚴經》之後，亦以《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為品名，並逐漸確定為唐譯八十卷《華嚴經》的流通慣例。該卷經文以普賢菩薩講說十大行願為主要內容。吹萬廣真認為，普賢廣大行願正是眾生煩惱無量無邊的體現。他先引古德之言云：「覺得心放，便是工夫。不怕念起，惟恐覺遲。覺速止速，二妙相宜。知非改過，瞿顏可師。」他認為，「只此數語，即懶安之牧牛，妙喜之拽轉，正受之認得五陰主人也。蓋吾人之煩惱業識無量無邊，從劫至劫，有不可說不可說者。若在這裡認得的，識得破，便可於一毛孔中現佛刹微塵數世界，一念念中放佛刹微塵數妙光。禮敬在此，稱讚在此，供養在此，懺悔在此，隨喜在此，轉法在此，佛住在此，佛學在此，恆順在此，回向在此也。」<sup>39</sup>這就意味著，切實修行普賢廣大行願的依據和方法就在眾生自心。或者說，眾生只要能識自本心，見自本性，悟明心地，便是對普賢行願的忠實踐履。

我們還可以從經文的科判上，以及對《周易》的經常引用上，明顯體會到廣真對《華嚴經》的理解受到了李通玄華嚴思想的深刻影響。吹萬廣真將禪宗的「教外別傳」的「明心見性」之論，作為一種宗旨和詮釋方法貫徹到對《華嚴經》每一品經文的理解和體會之中，形成了對《華嚴經》的禪學解讀，從而極大地增強了《華嚴經》各品經文在心性修養方面的實踐性品格。

---

<sup>39</sup>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第183頁下。

